



117
2019
6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九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江都 望三英君彥輯

南部 滕元啓維迪校

書牘

與滕東壁

不佞愚夫失於足下數年矣亦不足言乃今區區願
執鞭何以致效足下向在藩中德音咫尺此時而猶
尚不締一日之好尋且謝病則反辱今日之誼不佞

南齊書卷之八
於人倫謂之何近藩中有司議致稟蓋來夫子有詩
云亦惟不佞末列力無尺寸唯是藩中先時不足下
用今且俾足下僕僕爾亟拜五斗有愧哉泄柳申詳
無人乎繆公之側

答東壁

疇昔之飲不佞亦不自知在敝廬中得非足下辱臨
之誼興必因人至者乎即常調蓋道可忘而得不期
而然但頗闕擊鮮豈不猶謂恩我為哉愧之耳然以
不佞量之設令侍酒王公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入

云坐云食云飲云則八珍百膳足下豈願之乎枯魚
濁酒亦恃足下無相疑耳書辭懇到何以當之

答吳雪

前既得聞未報不佞狂愚為甚何至書及詩再辱相
勞邪即不佞矍然知自新想師歸山以來高興亡不
可也何乃可忍俯視塵土而不佞一傲吏無所借交
當世亦惟師無斁于我則以此為自重故態時發遂
至闊焉失候賴師愛我知我乃今以安焉亦不佞狂
愚哉賤軀仍舊幸勿見怪洞天師無恙煩師一致意

與江子微

不佞雖孤陋乎不可言未嘗知足下則不得不裁書
足下也蓋自吾徂來翁主盟斯文獨於京畿間隱然
干城吾黨者子邪乃二三兄弟抵掌談于一堂者稱
足下不已即不佞如元喬亦不自訾忝得從二三兄
弟之後則不可言未嘗知足下也知而信信久而私
竊慕之惟是逖矣西土之人即知而信且慕之何以
得一聞警咳則不得不裁書足下也聞足下去富之
鄉卜居西都夫西都於何不有也自金城萬雉曉闕

曾宮暨九市百廡南望北眺諸極觀者幾何即所游
游閑公子之賜與名幾何維民之所止為能相聚游
戲者幾何不佞家本西都幼所習固以槩云愉快哉
子微足下雖然此豈足為知于足下也惟是以余觀
足下則中原鉛槧之役何可使一日無其人如足下
者乃二三兄弟稱不已即不佞知而且信亦庶幾有
望于足下哉不佞屑屑斗筭宦游無成眇焉東海一
介生桑梓不忘日歎歸與已然佗日非遠或得一
周旋斗酒相勞則亦未可知也幸勿遐棄焉昔有貴鄉

者老清水丈人丈人自云姓本入江偶同足下所
未知足下族邪否乃丈人余父之執而亦嘗辱伯姪
之誼其死是賴今也墓木已拱矣惟聞有其孫依舊
稱焉不佞二十年間每一念之未嘗不愴然悲丈人
而想見其嗣矣卒爾及茲冀有見示不則亦惟不佞
其尚審問之志也果然則亦惟不佞知足下于斯文
不愈益信而慕乎小詩若干併裁此書以致頌蓋之
效也

與東璧

出處亦大矣然自我輩視之即祿利亦惟陸沈近乎
玩世玩斯傲傲斯見愠奈何以野心不可馴之性能
自欺以持久側目之間乎群有司見以為竽濫且斥
固當矣方今得全首領而歸郊野遂其騰躍奔馳天
從之願可知也足下恒言官為俗物不佞今乃得一
當足下如何足下辭廩蓋同病或發事亦奇也散髮
箕踞陶然相忘江湖之上而後知昔日曳裾益為俗
物

答無文師

日江上一晤則不數語師已翩然渡海而西遂不知
別來有何狀乃欲起居者不果坐彌年歲矣適至俾
師下問雖不遑慚愧然審師平安且蒙不棄則不佞
心自慰耳不佞自己脫樊中若乃所論則誠愉快也
而一飲一啄尚猶不能翻飛覩然餽口此間亦自一
閭里師在肆中者耳豈不佞意哉然是特世諦不可
陳說息心侶故忍使師姑疑焉爾秋興八首特蒙高
和和大自山中氣白雲變態忽作持贈之物非師之貺
何以得把翫之為感不盡富士賦壯遊哉讀之使人

有欲探禹穴之心然其體裁也以古視今恐獨有所
恨與且論不佞根刊定焉夫賦之為作古之君子其
尚病諸至乃論之談何容易要一二所聞可略而言
夫風雅變以來於騷則屈宋是為正始蓋騷亦賦也
至于漢司馬相如靡麗繁富大為一家祭如也宜乎
其言作賦之心也雖子雲時四賦亦以似相如為榮
其後則兩都二京晉則有三都其佗遊覽紀行鳥獸
物色以至宮殿之壯觀音樂之微妙爛然奪目者不
乏其人蓋歷東漢至魏晉其體漸變而其際作者何

嘗不欲各極其伎且以凌相如踰子雲並肩屈宋
然比之西漢有鴈行有隨行亦終不能飛騫絕塵也
乃變其貌則其觀亦衰至唐宋則愈變愈衰無復可
言者間如眉山赤壁何拘賦也即英雄不可以欺識
者明三百年作者彬彬稱為踰古獨至言賦則僅盧
次樵一人餘可稱亦唯二陸顏謝伯仲耳由此觀之
賦難不其然乎夫賦不為則已為則長卿子雲即為
之不及庶無以愧典午以上願師少上之然師所為
亦足以觀昭明氏之化也吾師乎可以語已所賜楮

生日夜與毛穎輩密坐文房助不佞雅興謝若周
旋洞天師請為我致意不佞及老少無恙勿煩道慮

答寂通師

維夏賜書則達自聖林師伏讀且審師雲遊峽中狀
杖屨安穩大慰渴望無論峽中諸勝靡所不遍即如
芙蓉可捫則豈帝峨嶂千百奇哉計師與寄日不淺
耳所惠書其佗諸篇高古何似雖師杼軸乃爾豈第
崢嶸于諸嶽進步益上者令然邪乃不佞蚤夜以思
所報而不報奈何免怠慢之罪也蓋不佞竄伏草莽

雖稍似或違然以溝壑之分尚未填易衣并食栖栖日勞卒歲之計簡牘之雅邈如山河遂致闊焉仰違如不佞匪唯失計要路即高枕亦復拙矣聊且訴之師已非敢以是為解則奈何免怠慢之罪也諭云潮師推來翁文字師誠是也蓋翁吾道主盟即狂愚如不佞謬列社中未則熟之久矣潮師固知人哉至若推與不佞此過愛之甚其言具至矣不佞何德而處一於此哉又且師所采稱乃拜其辱然不佞奚敢當之若乃師所為文辭以不佞圖之今之操觚者安得

多為此辭哉即來翁亦時旁觀師文未嘗不擊節謂潮師復東夫潮師不亦儼然方外一名家乎師乃為難弟無疑也潮師前既俯就交吾黨墳壙如貫之盛於今觀之以是奉憶周旋于中原何日也師其不以丘壑為念則不佞之願也不立字家猶欲陶鑄瞿曇大藏塵垢之言何足為重師哉亦惟為說已者容此且啓已師諸作謹重委命敢點檢奉上拙和二首併上又有近作一二未脫藁今不呈云餘悠悠不乙

與平子和

嗚呼勝生逝矣。今此子不永存者，誰居文章憎命達，乃知為天地一大厄。嗚呼勝生，吾與足下不如也。亦知免夫。近諸兄弟議立石，不佞薄劣，謬當作碑一拙文，一頑石安足令勝生不朽乎。亦自勝生不朽耳。惟是襄事匍匐，誰圖斯人。而今日有不佞等諸兄弟秉此役也，為足下涕泣言之。

與安澹泊

喬竊聞自大邦先侯憲章稽古，修文獻於宗藩也。則一時簪筆曳裾其間者，亦皆彬彬文學君子。即鄒魯

通藝之諸賢，天祿考書之故老，莫不兼收奚啻稱梁園鄴下之不及也。乃朝夕論思，以鳴其盛。而至今緝熙不衰，何其卓爾大雅也。凡海內搢紳苟能抵掌談文章，必稱大邦。稱大邦必稱澹泊先生者，實先進碩儒。且其人長者也，則莫不延頸思納從游之款者三十年一日也。喬也雖後，亦未嘗不私竊欽之。喬蓋自在甲藩時，嘗已知於大邦。君子今并君吉田君，又有一二姻戚在，則稍稍及問大邦之政，諸賢之餘論愈益注望蜀之意。云今年春先生適至，自水戶則今

井君來語以喬文見采於足下狀且為喬計令就官
于藩邸也伏念此或出今井君懇懇請託然喬瑣瑣
何自得謬藉大邦大夫之賢者薦寵也乃君子愛人
之厚曷敢忘之於時當馳見以謝且請教下風而少
失越且會足下發夕不遂也抵今恨之不獨失千載
之遇一朝也且負不報之罪于長者也雖自責喬匪
人亦知驚下無由驚策也蓋喬少不自量妄附經世
大業之義徒期有成何圖比年以來犬馬之羸漸為
伏疾事不遑省百爾索然况齒已垂四十朽鈍之性

不悛加以落魄踈狂遂乃退伏陋巷即溝壑亦自分
矣是以外之不足當王侯貴戚輸粟之禮內之不能
砥行立名以為重鄉曲時或所著亦惟蟲鳴鳥語以
寓飲咏之私而已過此以往於喬無足言者今乃在
喬內自省假令有天幸仰沐大邦廣被之化得待罪
於輿臺間固鈍刀之末終不能效用一割也况頑愚
之質不曉事一旦率然有觸大邦典憲則於喬乎已
豈不復為貽諸君子知己者薦非其人憂邪乃喬以
庶乎寡過自信者是已則以此前已一再為辭今井

君既辭則吉田今井兩君子更愍喬狂愚乃為明陳利害且諭以大邦在宥之治為含生庇身之地益促喬起夫喬固非不變塞之士則十年庶幾之心勃然竊發猥忘其無足采猶欲盪就吹竽之列謂幸如斯則足以償夙志且成諸君再造之恩也乃復稍稍訴之兩君子而今井君以報先生足下足下尚猶不見愠美意以撫存喬未已也然而時則易失今乃聞以東都館中已有中其選者更計令喬就水戶待命乃因今井君所傳獲一一奉之又屬內兄鹿野以書傳

示益蒙足下委曲為喬故遂至就鹿野計之先生足下何不遺之德一至此也即喬小人未嘗不蹶然再拜東嚮懸謝豈敢復有所陳為解哉唯是拮据之私有一二不得已者是以不得束身赴水戶以就辟仰違大愛益得罪于長者不知所言為懼唯是而已若夫喬區區願以初志終焉幸大君子憐察焉古人不云乎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雖喬亦知感知也今而再思前已不一望顏色益以為恨然不可以不報也故敢重冒怒希謙萬分并陳下情乃爾亦惟越

石有所伸之志也嗚呼親奉咳唾何日也不勝瞻望不宣

答徂來先生

伏讀示教子和赴三河以今日發矣喬不及一握手是為恨哉然聞一至門下告別矣亦猶喬一面耳彼州為韓使所過州侯欲特徵子和以行列國之禮且誇韓人以國有人誠當矣此行也和一試其所蓄何唯珠履三千之觀也韓人簪劍亦將大慙矣愉快何如贈文謹奉命焉雖子和今已發然叱一驛使追

致之尚及之乎餘至門下啓

與佐元錫

甚哉不佞善病不佞以今月初偶得一疾不廁坐吾黨累日十六日起至牛門則得聞西臺君侯召至足下亦從焉恭惟君侯萬福大旆之所向騏驎騎從千里不留行是止論已且復奉君侯玉食之餘得與足下二三知己舉觴高堂則恭喜何如哉乃當走候第以新起冒風霜翌日病復發迄今杜扉而卧坐致歉恨然病勢特不篤鑿則戒調攝慎勿櫛沐耳計不久

全愈造謁左右暫缺恭候聊陳足下已不佞善病則病非病酒也乃君侯間燕語或及淳于則請以是啓唯足下是賴

與徂來先生

不侍函丈數日雪後雖若增沍寒吾先生興寄不淺起居亦可知也今日之集雪已消矣豈彼造物者猶且側目吾黨故收其色於大塊使人意不厭邪獨吾黨白雪不減其妍雖彼竟不能惜其秘是為愉快也喬之妻產期已近貧家之後代減獲而拮据者相仍

以故不得走謁左右奉今日之歡恨為甚也豈非彼之所憎獨於喬身縱其怒邪在喬唯命是聽彼所為顧少恩哉若夫先生燕居鼓瑟而坐二罔分職填壘諸子屬而和者互起也則德夫伎懽從旁調柯亭竹以激其聲爽鳩之常和弄玉奏以其鳳鳴及子帥伯修各執其伎動聒人耳要皆吾黨盛觀也至乃越云子歌大冲詩乘興自神門五鹿崑崙壯氣勃勃千里一瞬以脚當馬即默齋不得默時時傲漱石誤以見其真率子和狂奴大杯自罰酒後語言益為徑庭其

佗卓公富風雅鳳禪師宛然華人凡此數者流俗之所不能窺而在今日其態幾許喬既已不得當一星亦想見其狀益新奇而神馳不停咄咄語笑不覺為旁人所怪遂乃書以代詣候併當談笑即喬之憤亦欲以是解也喬之家事孕婦壯健老母則手製襪襦嘻嘻以俟耳謹言先生乃慈愛之厚莫勞尊慮幸甚嚮所奉命鄙稿錄上唯先生處置是賴不勝悽悽

報西臺侯

舊年以來不走臺上宴而每一念其謬辱延納奉置

酒之歡心未嘗不恍然侍左右忽接手命自天降捧誦再三書則建安詩已飄逸李供奉不多讓然君侯雅量所固有今豈容揄揚其間哉伏想君侯自入領朝職夙夜在公政事埤益喬等乃謂天實憎吾黨有貴盛之資乎則朝之幸吾黨之不幸也披讀來諭乃知君侯之兼長不相妨害斯文也羽翼斯道何其至也鄙稿謹領猥受褒賞對嘉命赧然玉詩和付价上但愚衷申謝已非復傲鮮奴輩取捷之醜伏惟君侯諒焉

與越君瑞

王文見文選刊考標廣絕文
論詔勢文類文談文窮文
量文

士之居約蓋足成君子誼哉今夫所謂五交者則有
矣王侯千乘之富損一夕費猶足以養天下士而見
制於時俗不敢為者則有矣外託養士之名內挾其
貴實視如犬馬者則有矣千金之家好為浮道務陷
一飯賣其恩者則有矣古曰何知仁義即趨之者熙
熙為利之徒已亦皆不可為君子道也僕雖一寒如
此激切之情有所注則頗知感恩在彼不在此也伏
惟足下誼素甚高此其世家不為不貴所承風而事

者不為不多而儼然辱而借交吾黨僕之狂妄猶且
不遺自歡之始蓋已嚮之以為形穢咫尺幸獲顏色
日承之則志願足矣詎意僕之無狀已闕卒歲之賞
儋石懸罄妻孥淒涼遂至今大君子之仁心惻然憂
之近五鹿生至則致以足下垂愍之意尋屬大凡先
生重以云云乃悉君子知人愛人之厚有所折節且
夫吾黨多君子孰不賢者孰不相謂知己者孰不欲
急難相援者然及遭窮餓之厄則人人力之不給即
欲為并朝飧以喘息亦猶一勺之水注橫壑之魚坐

致涸乾孰可忍之今幸以大庇令僕猶且飽食談笑如故是非獨於僕蒙再造恩也乃六七兄弟未嘗不為之感動稱謝雖然君子之誼達於僕觀其成竊幸之甚豈可以一二圖報哉即不言之感亦惟知遇是恃耳書謝萬分伏請垂炤

與大潮師

自師之西于今五年靡日弗思即靡日弗思落落不奉一字何以取信哉不佞雖疎狂亦嘗辱師之知遇於我心有戚戚焉知我者其惟師乎罪我者其惟師

乎伏惟師西游之後興寄如何維洛之淚詢美且樂恐令師無東顧之心乎不佞今已倦游退伏草莽憔悴之態無可言者家無尺寸則鬱鬱為章句師食糲間里以代緯蕭之勞移北里轉南門拮据蓬累突無遑黔誠賤丈夫之狀哉向者寂通師游學東都乃枉顧不佞於世諦中一語乃知於師有雁行之好未嘗不交臂而肝膽相傾遂結方外之契以尋師舊盟至今無恙敢聞不佞近移宅紫芝山下則與緣山諸苾芻日以文會也有素有上人者亦從不佞游頗好古

文今將之京乃欲納款於師使不佞請之介此書以
至則願師勿見外上人幸甚不佞亦幸甚想師禪餘
妙偈盈函不棄如聾伏乞見示春寒自愛

與鍋島蘭巖

大潮師東也喬猶一聞公之大名翩翩西肥良大夫
哉已而大潮師西也寂通師東也乃三日則辱臨喬
於塵垢中未嘗不頌蓋而故前是潮師蓋已為通師
一言之東都有徂來先生者文宗也哉遂語及此即
若喬亦叨社中末屬則不以下體時時顧以為喬可

與言而喬實無以自表何以當師之過聽乎唯是臭
味苟同肺腑相示亦未必謝不敏遂得朝夕繼見形
穢不自量乃稍稍知師則公之令子益聞公之賢也
又竊見師所為志行卓異亦惟公之賢而令子所蓄
其素固然也至文章之道民鮮久矣而師之緒餘猶
能之今副墨者何可多敵於師哉及師見來翁翁亦
目以千里翁則伯樂也其所顧不亦善乎唯是以喬
所觀師餽口頭陀飛錫周游不常其居雖其道乃爾
至學而習之者日不暇給即良驥恐非所以一試駿

足也夫師之道蓋無所借翰墨而師之誕敷其道翰墨豈相妨害于師道哉以余計之莫若公少留意為給衣食貲暨一二購書費講業東都五六年則其養可成其逸可馳而後世實可畏安知文章不足羽翼其道也願公熟計之來翁前已書以勸公喬亦敢布腹心喬雖不習禮未嘗有所修隻字於無因顧有通師在焉暗投之怒知免夫西東三千里止絲申執鞭之私所持者書所致者心冀公垂察焉悽悽不次

答有上人

上人發後諸法眷來語法體平安早已入京即蓮華捧足天龍擁護顧當然耳豈復跋涉為念哉尋接惠問益審起居多福既賜章服百爾如意加以上國游觀及鄉黨令族情話愉樂之狀非獨開緘拜辱且渴想大慰欽仰愈深不佞亦京人也至一念錫杖游戲未嘗不神為之飛承惠京師扇二柄不勝嘉貺乃不佞而受之有意哉上人賜之也法顯悲泣故鄉扇人情之所至不可已也乃使不佞一對此忽復潛然切鄉心則為賜乎為非賜乎亦惟上人知我之感足以

動人已敢不拜之賜聞前所託書辱致大潮師既乃
結交誼想是目擊道存交態何似又聞上人所好文
辭之雅至今餘力不廢釋氏一方干城哉至過賞不
佞奚敢當之伏念大慈度世自弘都下善男子圍
繞渴仰第以時自愛勿疲津梁不佞母妻兒女無恙
幸不煩過慮餘庇及闔家乃盡致之則相與蹶然遙
拜屬不佞稱謝

答卓上人

賜書致自五鹿生恍如承顏色日者賁臨之惠未圖

報重以德音即上人愛我不已遠足以自責怠慢矣
不佞教授不遑寧處日以懣矣初以為嬾人故態逼
則益發五七日來診稍見焉誠不以嬾亦將以病乃
驚而調護服藥不懈不令至深上人愛我不可不告
今乃病已莫復煩過念此亦幸矣新詩數首賜與寓
自馬病後三復不覺令人霍然分韻二首緼藉和爽
鳩則古人善詭酬五鹿則清意可掬高者如從右丞
游輞川卑者不下錢劉曷嘗令皎然靈一獨縱美乎
當世哉即汗不至阿所好尚猶辱詢于芻蕘點竄之

後不佞雖不足知和璧亦何可忍毀之哉謹藏之櫃
中永珍焉不敢奉返望夜之約所背者有如明月除
風雨之外謹當走謁謁則攄肝膽以奉歡也赤城先
生令嬾新喪社中悲慘誰有深淺昨日弔先生先生
無恙以告

答津宗榮

昨夜出飲歸家人報晝間有貴价則燈下見十數頭
鮮魚鱗鱗乎含尺素至拜跪開緘且呼兒烹之仍引
酒隗然復醉頗覺有解醒之趣此遺也何啻雙鯉感

荷無休時諭近有貴恙令人驚悸讀至且日有起色
之狀氣息初定釋然為慰而為一念久闕問訊不知
起居胡不增媿罪乎如所諭與二禪師者談論竟日
不知足下作何等維摩亦惟病後卧三昧是為一大
風流不任欣羨第寒氣已至少加調攝勿以玄理羸
體下問及老少皆仍舊拙荆十日前既免身其生如
達子母無害幸勿勞過念

答有上人

辨中師歸自京齋上人書至方發函跪讀則中師且

從旁重致以上人意，懃懃不置，坐得審，起居根受愛顧之隆，問誼懇篤，何以謝之？大文一本見示，披覽翩翾，宛如雨花繽紛，自天上墜，又如數百千天龍羅列會上，詭詭怪怪，不可殫狀，乃不忽遺，且棄使判定焉。夫京洛多君子，今乃遠寄委之，亦欲使不佞自東方為之一證明乎？此雖不敢當，亦知不見罪，率然塗抹一再行，苟重塞命，不知其非，謹茲奉返，簡在上人心，聞大潮師今已辭京中師，亦東矣，不知上人寥寥之態，何似？方今子巨玄察六七子，亦皆願上人之東向。

日疲企望，忍使緣山，松樹久已西偃，哉上人其念之。所錫香菌，不比尋常，至之日，即作一義，芬芬如新，發于山上，審之中師所云，米之乾之，上人皆自為之，雖愛雅之至，不佞何幸，得至以口腹煩上人，可愧可畏，不知所謝。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九終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十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江都 望三英君彥輯

南部 滕元啓維迪校

書牘

報西臺侯

疇昔之命敢忘大惠今又奉玉音再拜讀之益知君侯寬政所庇施及草莽喬也小人不閑於禮亦獲免於罪侯夫喬也偷食無節可言其敢以不數於貴盛

之門自為介乎抑古人有言小人無罪恃實其罪將
恃君子接已而無乃不共以見愠於諸執事遂以失
恃併敗際可之誼是懼是以東諸侯之盛未敢干進
惟君侯好士賜盟舊矣德音孔昭視吾儕不佻雖左
右諸執事亦皆憫其不肖莫之或咎焉喬既忘其卑
屢入陪置酒之歡劇談樂飲自謂千載之遇布衣之
游不若也今又重嘉寵固其不棄所天之命永矢弗
諼

與越雲夢

既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喬之無似不見擯棄已辱上
客之遇且公所以為喬禦侮者至矣然人或謂同盟
壹也兄弟不鮮喬有何功德特蒙公之友愛如是將
何以為說焉公可懷也佗人之言亦可畏也若何

與烏歸德

不奉光儀春復秋矣非未之思也安得不懣然乎其
室是邇其人則遐亦惟足下夙夜在公僕則日辱泥
塗事雖懸絕均是鞅掌耳則不能屢見自貽伊阻不
足相為怪也足下幸無恙是為欣慰已嚮所顧錫秋

興佳篇清妙既遠今乃不愧蚩鄙謹和八首奉上而
僕所題代以秋日者蓋將有說也惟足下多聞雖素
所知千慮一得不能不進之請陳其固陋夫少陵作
非無精粗而秋興一出千古詭異無以尚矣孰不令
人感惋興起者遂使後世爭為優孟不堪紛紛乃自
空同輩一二家高視一世者亦皆刻意摹擬而非不
儼然似也惟是較之其平生所著力竭神匱既已不
及豈為避其光炎而逸氣未遒邪至今為恨耳况吾
儕一見西施退愧其貌其尚可為顰哉且夫如少陵

之時亦惟有若秦中夔府有若巫峽有若白帝有若
昆明蓬來花萼御宿諸宮壯觀有若文物山川而今
有一於此乎有若明皇奢侈富麗仙術邊事有若杜
甫朝班及飄零感慨而今有一於此乎詩蓋即事感
興縱有少陵復起恐未可若是悲壯而已况吾儕乎
亦非鑽仰者可庶幾也若僕此篇人將議曰以羊代
牛可也曰朝四暮三可也黠者頗窺伎倆苟不免於
疑則有之亦可也人將曰觸興命題自我為之秋興
八首何不可哉蓋僕之志以為擬倣之作實奪其人

僅可為也。不然少避耳。即拙亦僕之拙也。豈不愈畫
虎不成哉。不知高情如何。聊以當談笑。退朝有暇乎。
願一枉駕。往所致覽。鄙稿一本。請附便。見返。悽悽期
會言。

與子和

可使當吾子和之心者。不可謂不佞。不知之足下。西
游之計。得焉。決之。決之。西京山川諸奇。
先王之觀。則不論。即羊存。至聲名文物。亦周餘之俗。
想當使吾子和泣。不啻可使當其心而已。不佞於西

京雖未嘗一日忘鄉。三十年東游而不歸。安可言哉。
前已相與計。西京探勝之要路。足下不見而圖之。一
日千里。可謂狂甚。而足下百慮必無一失。即亦有窮
途之哭。於足下生平。不足怪焉。不佞不敢復借前箸。
俶裝既整。邪發夕何日。往反兩月。不見子和。離別固
不易也。第悲歌扼腕。顧非其時。亦惟忍之耳。

答玄海師

蒙捐書。書辭高古。若親聞餘論。非獨藤丘之俗質。樸
可想。至夫赤城諸山川。獻奇于師。師亦時時振錫。其

間降魔掣龍之狀與廓落羈寓慕徒懷歸之情宛然
載在簡札使人目想神遊藤丘三日程地不可縮夢
寐周旋徒益悲恨自別之日今乃似一携手也反覆
以喜竟卷則悵然復悲其幻已來翁絃誦無恙諸子
依舊不佞則風塵栖栖惟日不足近又有移居東隣
之舉環堵四壁雖不足勞土木然亦拮据自作手口
卒瘁計七月之交牖戶以成耳不復屬意於文雅一
反之報乃以至今有人還藤丘今不附恐失後便以
故州州裁答若失眷眷之情非率可盡幸昭察焉諭

文歡服三省者可謂奇遇矣越之流人去國之感亦
知師喜似人者也日月如流秋以為期

答西臺侯

承辱嘉命披覽鏘鳴恍如百尺臺上與聞鐘鼓管籥
之音伏審君侯無疾病而能樂并拜加恩幸甚喬時
欲一彈敝冠走拜臺下奈何講授惟日不足不佞出
或越數月遂致闊焉不陪光塵忽蒙賜慰喻且愧且
喜喬今也與醫士為伍近乎伎術貪糶極知卑卑設
令聽者解頤亦自一問里師嘖嘖之態不可陳說君

疾也。至來命過稱從游為市適益愧赧已何以當之。頃日擬偷一閑且奉候為苦雨隔以至今日恭承簡徵願訂以明日講後講率以八鼓前畢畢則趨陪左右以奉餘驪若夫肉舉泰山酒傾東海小人之鴈願涖指君侯方丈者也預以為嚙一笑。

與徂來先生

二之日栗烈歲亦莫矣奉憶左右數日為勞喬落魄尚猶得以大庇卒歲唯是鬱鬱日食筆研之間不能為數侍絳帳飽聞雅言豈其天平抑亦喬之生計拙

哉昨日石州林氏之子齋次公書至喬見其人英氣發眉宇夙已有席卷斯道之志次公盖有識鑒焉願得蒙先生一隅之教必將憤發亦喬等小子幸甚彼云近奉謁先生當已觀采漫遊稿刊本序繕寫奉呈伏乞致子徹于京唯煩先生是懼。

答土伯擘

加生之為文吉田君艸創之足下潤色之不佞奈何乃奪諸賢之力以為己之功乎書以見推與不任慚汗至若佗數語過賞不佞抑何徑庭哉非獨不敢當

不佞小心楚戚作爰居聞樂之狀唯驚視不敢坐耳
海師者出如莫邪之新發於研散電耀雪令人目眩
吾來翁橐籥中固當有此物不佞與一磨力則有之
然亦赤山之精璞已其所出故非人意也世多鈍刀
不佞百鍛千鍊終日砣砣終未見一割可用則不佞
之力安在哉諭使加生從不佞游即討論修飾聊且
備員無已則唯足下者所命也

答滕頌得

足下豈忘邪前時永久舍中飲可謂大狂無度矣至

則目不見禮數解衣繫礪一舉而鯨吸數杯至賓主
醉倒各睡數刻鼻鼾雷闐及覺日已頃乃復驚起更
稱解醒雄飲五斗杯盤狼藉不知其非其時也子和
挺鉞秀緯措鐸僕與足下氣奮三倍豈徒醉歌劇談
旁若無人哉近得足下書則與子和秀緯讀之恍然
念及此事乃子和目足下海內風派士也此生居恒
不可人即使子和眼青者足下奇可知也前時會足
下乃云隣家夫每謂為異人復集顧我輩非有四目
兩口彼將何視哉可使流俗闕我輩則已不然謂為

〇
四

馬為牛邪益奇也亦不足怪焉耳今夏想復東再會
近矣子和秀緯大腹枵然舖啜是計即欲使足下橐
中裝傾焉不知能繼之邪否條魚數頭與子和分領
敬謝

與祖來先生

玄海奉先生書至謹致之左右海寓喬書中具言彼
鄉白璧不售狀渠少年英豪慍少見焉顧愚夫燕石
非獨彼鄉何投之為則亦非相者罪也渠今熒熒尚
在璞中既且見怪後來夜光一發必且按劍者益多

則適足以見吾黨奇貨可居不知先生尊意為如何
次公前已勸海以去浮圖氏誠是亦惟在無連城之
償可歎

報越君瑞

久闕走謁雖由冗劇無辭可以為解忽奉辱問豈非
君子惠不惠之至乎適益慚愧并承詩以見懷披覽
慷慨俾人髮寒輒引簡牘擬欲一敵其勢奈何才盡
力乏即七襄不成報章姑且負債終當償之佗日耳
近公所讀何書也有所著述乎視今之在位君子忠

信者蓋有之矣不如公之好學也子和不通問久矣
此生動乃閉關枕籍群書想必雄篇奇作作驚人語
耳願公暇日命一尊酒其試折一簡徵之不佞亦間
講餘而走以攪此生之匠心豈不大快乎

報源京國

向者賜書及詩不以菲劣謬辱交誼且見過賞不佞
敢哉唯是不佞知足下于平生亦猶足下知不佞于
平生也則綢繆之雅如十年之故書詩反覆不勝見
恤不佞於平生如足下所知也不佞所稱平生信之

平生所稱不佞信之且平生言詩高邁特立不欲齒
牙俗子弟以其無似我者取平生稱足下不佞前已
嚮之及誦所示及詩宮商高張大自家風足下之瑟
於平生之門可知矣不佞忝同調之誼則一鍾子期
亦所不謙也和答二首以致其意佳稿一通雖見屬
點竄亦惟畫墁之妄不知所施襲之篋中不奉返十
月之交寒氣將至伏惟自愛

與西臺侯

喬不吊昊天前已罹災臺下周急之仁至矣哉近營

小居衣履器用日以寢備至如饘於是鬻於是家人以餬口凡可以卒歲者君之餘也瑣俚雖非所宜以聞竊惟臺下憫恤靡所弗遍則聊具敢告恩庇之速成

與徂來先生

近得因侍坐厚賜顏色至今數日奉教誨無窮時十六日吊伯彥于龍原乃訪寺僧陳事由遂致之奠將先生命喬亦聊展絮酒而去寺僧感歎不已想當遇彼魂異於佗且所悲者薄葬殊甚墓土蕭然反壘而

已預思宿草時殆難為情但傍有山縣洪父之墓寺僧乃曰葬林生時未審其由後得聞林生初事縣次公因東游學彼洪父者蓋次公親云可謂奇緣想之子在夜臺與隣鬼道故邪更與俱西向哭哉亦可悲也敢告竣事

報平子和

以今觀秀緯我赤城社中可當一方節鉞者非此子邪答虛谷書驥騏絕塵如足下所稱亦此生之素也即諸君恐且瞠若則不佞老羸伏櫪雖有壯心何敢

望之亦何足云不佞為重此生哉承見過譽獨何哉
天下固不小也而如不佞一丘垤耳亦惟足下於不
佞兄弟匪佞得無君子亦黨邪顧足下眼一轉海內
為空此自其所觀耳不佞何敢當之題雪山社詩不
佞無書鑒今不敢辨唯以二詩論之似不足二君子
不佞不阿所好亦不敢隱云近作洪濼秋水河伯何
以知之不勝三復

報守秀緯

辱賜書一開緘則意氣奔逸忽乎不止若令我駕八

駿作中穆天子態子和目足下一日千里非過語也答
虛谷書近與子和一讀之爽然自失所論海全二子
既已入護園今且牧之曠莫之野若足下所視則之
二子它日千里亦自可致不佞有關一蒞秣事幾幾
樂其成已亦惟二三君子足為二子重大兒孔文舉
小兒揚德祖何可多也海書中具言崎陽之陋足下
奚尤哉想彼地一彈丸不問當海無當人其可知不
佞決之於千里外今何以怪之唯是海既居之何陋
之有則海亦為鄉黨有情哉足下欲作海書待其成

與不佞等一二俱付之致書郵

報土伯曄

三日前得子和所携至足下所賜書披讀粲然因與
子和只之不已是日秋雷小動驟雨颯至子和興寄
頗發乃焚枯魚小飲適有饋鱸數尺者和乃奮起
割作白玉膾屑屑如縷不佞稱善則子和引刀顧謂
曰得使我宰斯文亦如是肉矣因大笑豪飲數盃高
談橫出遂相與揚榘古今并及吾輩而後左把酒杯
右取足下書且復下數斗快可言哉恨不使足下與

守生在坐也神門會期在七日同人一集乃可償前
日遺憾足下勿後不悉

與東伯通

近蒙延召終日杯酒已忘蚤暮不勝恩主所借覽宇
宙大觀圖可謂大觀日月之會風雨之變六府三事
之所治儼然於瞪目之間知此者之於宇宙也其如
示諸掌乎尊大人於是乎死而不朽亦其胸襟之博
固非積學之所致何以一瞬四海之至於斯哉不佞
往年一接尊大人于牛門既知其非常也今乃觀此

圖適且悲其不勅遺一老已手澤所存不敢久留謹封奉返

報西臺侯

捐書之貺并佳序奉之近日侍密坐歡命及拙稿事退而思之再三如臺下之明早已忖度喬愚固無所立不賈當已亦其素也豈敢謂簡牘餘事耳前賢功業竊有庶幾焉亦唯一二陋言不能序次其敢虛飾徼世以當其伎乎豈不得已徒以吾儕小人幸遭右文之去薰陶升平之化亦既日知其所未知月聞其

所未聞犬馬之齒尚未半百縱其朽鈍後來憤發若得有所卓爾一言可以立君子林者抑亦區區所以不敢自棄之志也伏惟君侯明德所照廣矣匹夫之思亦既察之無形今佳序所命雖未敢當其萬分區區之志苟得一知於君侯則喬之淺量庶幾不為世所窺測無恤其佗謹以奉戴拙稿亦已決心付之刻者幸大文不朽藉以為托則其臭亦可以傳千載不勝附驥之切

答玄海師

客歲得惠書未有以報近再領下存何綢繆之隆而不棄之至耶披覽恍然似乎與師眉毛厮結叙平生之歡西肥三十里亦猶以師之神通縮地於一赫蹄之間乎起居多福大慰遙念若所諭無知斯文者固也步武之間未足以試馳逐師之英邁恐有所慍顧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識者章甫固自宋所寶也師無復多言自別以來吾黨之事變遷不一不佞罹災者再卧病者再客歲所賜書捧誦於案上五六日東門失火禍及陋室自文房之具賤家舊物一掃烏有賜

書及佳稿諸篇并燬獨所贈來先生書先已達之幸而免耳豈天譴之至俾不佞重罪邪抑亦祝融之神窺視師妙文輒奪而去也方此之時不佞之羸扶老携幼卒卒乎避之不暇徒幸裸而脫火坑而已遂假居司馬門內山王街期改歲而卜築豈圖孟春之晦火寇再侵災後所營衣裘釜鬲亦皆一時見奪老幼妻孥蕭然相見於塗至謂吾舌尚在否則足矣先是不佞病不可風十日方避災之時猶在卧褥至周章冒寒遂不起彌月然幸病在肌膚未至五內乃稍稍

得愈此時諸君亦相謀為構一草堂於青龍寺前宮
山街乃率家人入而棲息則徒四壁立小家一二不
得不經營手口卒瘞更得勞疾五月時暑加以外感
乃復卧數十日雖幸醫藥遇良得不化糞壤然至今
六月炎熱日熾尚猶奄奄地下人耳洒洒文辭之雅
廢絕已逾年即一二會盟不廁久之甚矣吾衰也非
復舊時南郭服子遷闊焉久不報為是故已願師憐
察焉子和先已赴荆谷歸期未卜秀緯就仕大垣今
春移濃州伯曄則改事小倉侯亦將以今秋徂海西

〇列

南郭四十二年
享保九年

不佞自越在城南獨以孔邇時時相歡者數子已亦
師所知也今乃索然各遯一方不佞何所持而能樂
一日乎不佞已四十二拙疾相薄髮日種種且不復
若舊時如此不佞何所持而能樂一日乎所喜者亦
城先生絳帳晏然神門越公蓮光卓師亦皆無恙衆
君子依舊從事斯道亦惟不佞所居隔絕悵然益離
群之憾也寄諸君書各已致之所贈子和秀緯達之
夫邦外所念及亦皆致師意所懷非一今未能悉病
勞之餘書辭無章笑而火之幸也

與縣次公

向者承杯勺之歡物其多矣曷維其忘和知生著作
今乃奉返不佞卒業之間爽然自失當是神物顧足
下治中固當有此躍然者然非有精鑠于將無所下
手豈大國之寶邪名山川所出邪不怠愈見精彩後
來可畏越王好劍鈍鉤步光莫不出者想亦從此生
始近謁物先生將為一言未發先生先已言之即亦
為此生價云

報于士新

先是與賢弟士如驩既已得知足下文雅每語未嘗
不嘆君家墳苑一何殷也尋辱書問諭示懇懇又得
結驩千里外縱其同好之誼抑何嘉貺之至也足下
高明乃聞赤城之風而興也讀其書誦其詩古人猶
可尚友況於今乎然亦自非超然英特之質安能跨
於世俗遠求其所事哉此其所見固自甚高所論韓
柳李王及揚摧當今亦自足下所見同符我心至如
覃及不佞則過賞之厚誰敢當之無亦足下扼腕吾
黨欲俾不佞崇此虛譽邪既不敢當敢忘寵光夫西

京之盛人文淵藪之會凡海以內負笈入關者不絕
苟言學必言京畿言京畿則搢紳諸君子何限而今
且無一當足下之心者不亦足下所見已高乎適且
難乎其入可知矣京畿諸子群輩為儷亦唯居則不
知有君家兄弟如或知吾黨則何以哉其兆既存矣
乃使海內謂涇渭之間有二龍則池中群物孰不刮
目為足下壯之日以企望耳既見賢弟亦猶見足下
若惠好我則固不佞之願也佗日或圖壯游則東道
主不佞敢不受命餘具報賢弟書中不盡

報于士茹

好音至不勝辱貺別來所恃一行書今乃得悉行裝
安穩早已和樂實亦足下之愛切俾我心則降至於
推與不佞與古人並論何以堪之顧不佞固陋時時
即竊自比亦不知其量好尚前修之所謬實無以自
見惟我赤城之高其表東海乎遂使足下者一二英
俊裏糧千里亦足以益我社中奇觀則不佞拊髀其
間以樂觀盛事已佗乃無所裨助今不知何以當足
下所望哉以今觀於君家兄弟苟為我黨授旗鼓于

南華集卷之十一
一方者其將誰適與也奉贈之什一二所陳亦唯是
矣至稱雄篇極其褒賞臭味或同足下者有之豈敢
一處於此哉今兄書篤愛備至乃作報敢布一二請
為不佞致下悃所不悉乃者玄海書至聞自海西還
淹久京師此子亦方外一奇士也想必歡於足下邪
否江山人先是歌鳳兮而去乃以六月猝發不吝去
留狂哉故態也今且周旋邪赤城先生新宅始成不
佞今未赴賀也然亦聞其燕居申申之狀足下勿為
念也子和拍浮酒中如所料每會言及足下不佞無

恙猶能與此生為杯勺之驩請勿過慮

報玄海師

聞師既旋自崎陽京師書至則得悉其狀奉誦躍然
不但拜辱存問數月海上一朝就安不佞而豈不躍
然喜哉東游之漸已且近矣雖今未期萬里之行其
餘於今三之一而且從枕席上則無佗虞也不佞而
豈不躍然喜哉義全諸子亦皆謂師之東計當來年
豈其然乎不亦唯跂望是切乎全師至今攻藝口師
不巳以余圖之與師俱是一雙精物終當合耳道也

南華集卷之十
為慰已京華山川蔚乎美也今不知叔錫日將遍刊
即所交游不問方之外內有可與語者邪乃者知于
生兄弟京人也夙已興起於我赤城則亦皆矯矯不
下人小千客歲東游得與社盟扣其志則所謂雖無
文王猶興者也乃已以五月歸大于則寄音以驪若
已一見面者京師王化不可言無人乃如是近報于
生書頗及師事為師淹於京願一周旋庶幾可與語
也不佞病廢之餘惜氣日加第比去年報中所訴今
乃少安焉幸勿為勞念行樂園題銘洒洒如泥中蓮

翰墨之具多品之賜併仙果頌之不勝嘉珍敬謝

報了願律師

聞之令弟猛進云東門學中館師以甲舍遂從事上
足弟子職及得先月書袈裟安穩併其狀審之惟大
衆雲集之際早已傑然中選雖以師之穎脫然亦幸
甚哉而後不佞之喜可知也人且謂四方之志可酬
亦將無他其唯業成名立以顯父母即鄉黨與有榮
施則丈夫之事畢矣壯哉師之所志他日隆起其兆
先見不佞每與令弟言為二尊喜之爾牘中所錫楮

南齊集卷之十
譽過實已甚吾誰欺也亦惟不佞學之不講是懼豈
敢飾固陋之心以居其一二哉何以堪之前得于生
書云移居而南且稍稍聚徒授業想當為西京吐氣
乃於師之所館計已咫尺生也吾方內之士雖不關
師家事聽樂竊抃師能已哉生書中又云玄海一盂
飯一衣葛在北山不改其樂所虞者海也以病羸之
質供捨身之勤不佞且暮西望憂之取于生時一相
見則固已諫焉云願師亦為不佞致此意南北遼絕
但未知晤言如何近義全忽爾發興一夕歸鄉不啻

李鷹之感不佞聞之也既就途不及面別悵乎且嘆
其真率而已乃歸其鄉于泉南以春赴京寓于獅子
谷此蓋其志也其友來云不盡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十終

初稿跋

南郭先生前已罹災平日文稿隻字
 烏有先是奈係私錄先生文若為矣
 予茲于奈家以備冊烏公灰燼之餘
 猶存於是自茲謂有之亦幸也乙
 不惡劫文乎遂懼而因以亦乃請之先生
 先生笑曰古人林多生初稿祝融氏生

有^ル道乎^カ尚^カ何^カ勉^カ法^カ國^カ一^カ傳^カ真^カ一^カ也^カ其^カ
西^カ臺^カ勝^カ族^カ身^カ居^カ藩^カ任^カ干^カ城^カ斯^カ文^カ生^カ也^カ
士^カ六^カ賢^カ之^カ繁^カ蓋^カ冠^カ法^カ族^カ云^カ乃^カ少^カ而^カ夏^カ之^カ
勤^カ之^カ梓^カ之^カ理^カ在^カ族^カ教^カ於^カ是^カ乎^カ先^カ生^カ不^カ
得^カ之^カ也^カ余^カ果^カ乎^カ士^カ年^カ切^カ於^カ是^カ也^カ何^カ方^カ
東^カ於^カ之^カ繁^カ有^カ物^カ夫^カ子^カ興^カ西^カ先^カ生^カ也^カ為^カ
好^カ也^カ矣^カ人^カ已^カ也^カ

昭代^カ之^カ任^カ心^カ之^カ斯^カ集^カ傳^カ之^カ其^カ人^カ通^カ冠^カ大^カ朝^カ
則^カ海^カ內^カ履^カ之^カ籍^カ沒^カ未^カ化^カ以^カ謂^カ一^カ變^カ至^カ於^カ
是^カ也^カ心^カ余^カ之^カ志^カ死^カ乃^カ尔^カ亦^カ何^カ必^カ小^カ我^カ室^カ
之^カ有^カ心^カ亦^カ惟^カ風^カ之^カ所^カ靡^カ豈^カ特^カ先^カ生^カ之^カ
力^カ尔^カ實^カ孫^カ族^カ之^カ賜^カ佛^カ森^カ以^カ
輯^カ詩^カ凡^カ三^カ百^カ五^カ十^カ八^カ卷^カ又^カ凡^カ
八^カ十^カの^カ卷^カ皆^カ為^カ十^カ卷^カ乃^カ就^カ也^カ

廣門跋

初稿影印由部文集初編在昔
子云之弟子以為云之書錄由易此
舉必其庶幾乎若生二稿三稿亦
亦好有族之云享保甲辰秋八月

廣門 望三英



服部小右衛門著

享保十二丁未秋九月日

江都 書肆嵩山房



須原新兵衛梓行

